

庫文閣内			
函	册	號	類
四	三六	三七九六	漢書
架	册	號	類

庫文閣内			
函	册	號	類
三	三六	三七九六	漢書
架	册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796	
冊數	36(25)		
函號	362	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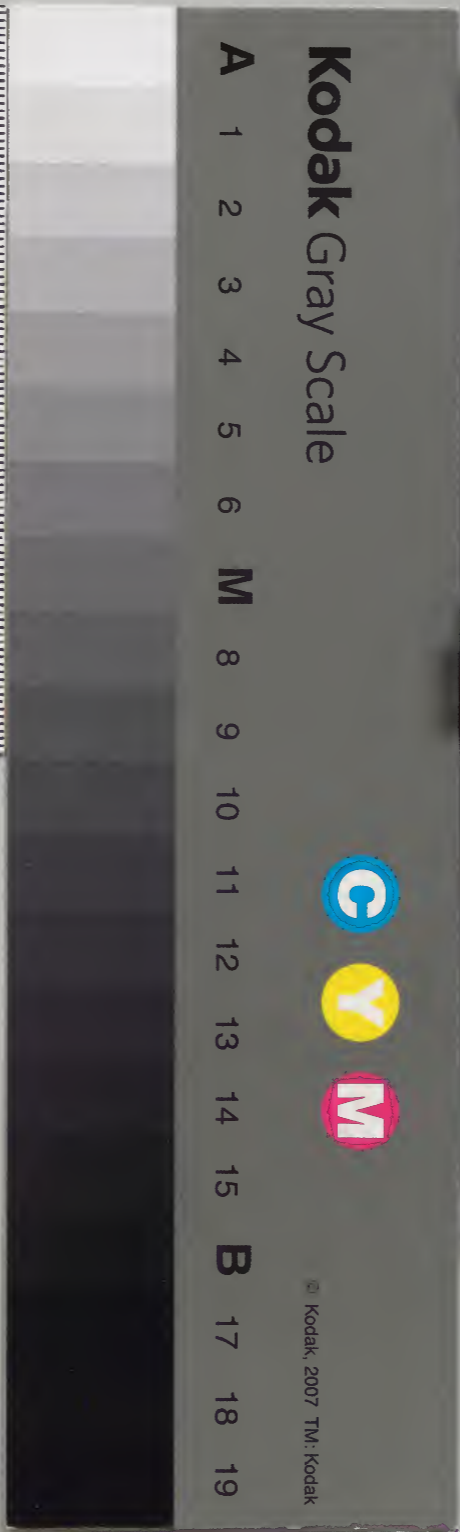
廿五

共三十六

總集

文粹

六十四冊



唐文粹

卷六十四

大德禪師

唐文粹卷第六十四

碑十六

陰記附摠九首

具興姓

陰記附摠九首

釋四

荆州玉泉寺大通禪師碑

張說

潤州鶴林寺故徑山大師碑

李華

牛頭山第一祖融大師新塔記

劉禹錫

章敬寺百巖禪師碑

權德輿

漳州三平大師碑

王諷

楊州華嚴寺大悲禪師碑

賈餗

洪州開元寺石門道一禪師塔碑

權德輿

無名氏碑

柳宗元

碑陰記

荆州玉泉寺大通禪師碑銘并序

張說

撰夫摠四大者成乎身矣立萬始者主乎心矣身是虛

唐文粹卷六十四

哉即身見空始同妙用心非實也觀心若幻乃等真如
名數入焉妙本乖言說出焉真宗隱故如來有意傳要
道力持至德萬劫而遙付法印一念而頓授佛身誰其
弘之實大通禪師其人也禪師尊稱大通諱神秀本姓
李陳留尉氏人也心洞九瀉懸解先覺身長八尺秀眉
大耳應王伯之象合聖賢之度少為諸生遊問江表老
莊玄旨書易大義三乘經論四分律儀說通訓詁音參
吳晉爛乎如襲孔翠玲然如振金玉既而獨鑒潛發多
聞旁施遠知天命之年自拔人間之世企聞蘄州有忍
禪師禪門之法胤也自菩提達摩天竺東來以法傳惠
可惠可傳僧璨僧璨傳道信道信傳弘忍繼明重跡相
承五光乃不遠遐阻翻飛謁詣虛受與沃心懸會高悟
與真乘同轍盡捐妄識湛見本心住寂滅境行無是處

有師而成即燃燈佛所無一而說是空王法門服勤六
年不捨晝夜大師歎曰東山之法盡在秀矣命之洗足
引之並坐於是涕辭而去還藏於密儀鳳中始諫玉泉
名在僧錄寺東七里地坦山雄目之曰此正楞伽孤峯
度門蘭若蔭松藉草吳將石馬雲從龍風從虎大道出
賢人覩岐陽之地就去成邵華陰之山學來如市未云
多也後進得以拂三有超曰禪升堂七十味道三千不
是過也爾其開法得大畧則專念以息想極力以攝心
其入也品均凡聖其到也行無前後趣定之前萬緣盡
閉發慧之後一切皆如持奉楞伽遮為心要過此以往
未之或知又視年中禪師春秋高矣詔請而來趺坐觀
君肩輿上殿屈萬乘而稽首灑九重而宴居傳聖道者
不北面有盛德者無臣禮遂推為兩京法主三帝國師

仰佛日之再中慶優曇之現然處都邑婉其祕旨每
帝王分座后妃臨席鷓鴣西下龍象三繞時熾炭待礦
故對默而心降時賑饑投味故告約而義領一雨溥霑
於衆緣萬籟各吹於本分非夫安住無畏應變無方者
孰能至爾乎聖敬日崇朝思代積當陽初會之所置寺
曰度門尉氏先人之宅置寺曰報恩軼問名鄉表德非
擬高猷諠輦長懷虛壑累乞還山既聽中駐久矣哀憊
無他患苦魂散神全形遺亦謝神龍二年二月二十八
日夜中顧命趺坐泊如化或禪師武德八年乙酉受具
於天宮至是年丙午復終於此寺蓋僧臘八十矣生於
隋末百有餘歲未嘗自言於人莫審其數也三界火心
四部冰背據崩梁壞雷動雨泣凡諸寶身生是金口故
其喪也如執親焉詔使吊立王歸贈三月二日冊謚

大通長飾終之義禮也時歟二日假安關塞緩及葬之
期懷也哀駕臨訣至午橋王悲送至伊水羽儀陳設
至山龕中秋既望還詔乃下帝諾先許真遂宿心太常
卿鼓吹導引城門郎護監喪并是日天子出龍門法金
櫺登高傳蹕日盡迴輿自伊及江俠道哀候幡花百輦
香雲千里維十月哉生魄明即舊居後岡安神起塔國
錢嚴飾賜逾百萬巨鍾是先帝所鑄群經是後皇所錫
金榜御題華幡內造塔寺尊重遠稱標絕初禪師形解
東洛相見南荆白霧積晦於禪山素蓮寄生於坐樹則
雙林變色泗水逆流至人遠代同符異感百日卒哭也
在龍華寺設大會八千人度二七人二祥練縞也成就
西明道場數如前會萬迴菩薩乞施後宮寶衣盈箱珍
價敵國親與龍費侑供巡香其廣福傳因存沒如此日

月逾邁祭落相推於戲法子永戀宗極痛慈舟之遽失
恨涌塔之遲開石城之歎也孤廬山之碑焉可作竊
比夫子貢之論夫子也生於天地不知天地之高厚飲
於江海不知江海之廣深強名無跡以慰其心銘曰
額珠內隱匪指莫効心鏡外塵匪磨莫照海藏安靜風
識牽樂不入度門孰探法要倬哉禪伯獨立天下功收
密詣解知名假詣無所得解亦都捨月影空如現於悞
者無量善衆為父為師露法熱惱光射昏疑真將住世
萬壽無期奈何過隙一朝土之嗟我門人憂心斷續進
憶瞻仰退思付囑盡不離空非戒覺念茲在茲敢告
無學

潤州鶴林寺故泗一大師碑銘并序 李華
道行無跡如極無象謂體以空而本源清淨謂諸見戒

而覺照圓明我天人如示第一義師無可說之法義為
不二之門其定也風而駐機其惠也日宮開照其用也
春泉利物三者備體而後誰先入無量而不動開法華
而踴出湛兮以有無觀聽而莫測寥兮以遠近思惟而
下窮智得皆空為真實際大悲恒寂遍撫群迷月入百
川之中佛市千花之上修而證者玄同妙有應而起者
旁作化身先大師適來此土化身與過去他方補屐與
不可得而知也自如來現滅四魔橫恣人天無怙寄命
崩崖勝大敵者那羅延身消大毒者伽陀妙藥拔陷扶
墜而生大師大師延陵馬氏諱玄素字道清崇高紹興
於法外徑緒不繫於人間慈母方娠馱患葷肉長至之
日誕彌仁尊生有異祥乳育安靜既亂稽首父母求歸
法門即日獲請出依精舍如意年中剃度諱江寧長壽

寺既進具已戒光還照定水澄源鵝王之不受泥塵香
象之頓除羈鎖未之此也身長七尺體無凡骨眉毫際
驗口若方丹目不顧睇聲侔扣玉八南牛頭山事威大
師撞鍾大鳴八海同味迦葉以頭陀第一大師亦斗藪
塵勞聞一知十未嘗請益觀法無本觀心不生喻金剛
之最堅比師子之無畏圓月照海高深盡明惠風吹雲
宇宙皆淨威大師摩頂謂曰東南正法待汝興行命於
別位開導來學於是騶虞馴擾表仁之至也衆禽獻果
明化之均也接足右繞百千人俱大師悉以菩薩呼之
教習大乘戒妄調伏自性還源無漸而可隨無頓而可
入摩尼照物一切如之吾常默然無法可說或有信願
雙極懇求心要於我涓仰施汝醍醐問禪定耶吾無修
問智慧耶吾無得道惟心證不在言通懷帝釋輪終爲

世論自淨而已無求色聲既悟者小無微塵大無三界
當悟者內珠雖隱猶作來因藥草萬殊根莖等潤貌和
言寡飢至飽歸或有聞尊稱而遷善見色身而獨得我
無爾念道溥慈圓食不問醎酸口不言寒暑身同池水
飽蚊蚋之飢渴道離人我順衆生之往來貴賤冤親是
法平等故饋甘味而不辭同於糗糒奉上服而不拒齊
於弊褐俾夫家有道侶府無爭人開元中本寺無法密
請至京口潤州刺史韋銑灑掃鶴林茲焉供養有屠者
恣忍積骸如山聞大師尊名來仰真範忽自感悟懺悔
求哀大師受之又白言和尚大悲當應我供大師納衣
跏趺未嘗出戶公侯稽首不爲動搖至是如其懇乞忻
然降詣夫盜隱其罪虎慈其子仁與不仁皆同佛性不
生不滅無去無來今濁流一澄清水立現諸佛所度我

亦度之天寶中揚州僧希玄密請至廣陵便風馳帆白
光引棹楚人相慶佛日渡江梁宋齊魯傾都來會津塞
途盈人無立位解衣投施積以若丘陵皆委於所在行無
住捨禮部尚書李澄時為揚州牧齋心跪謁為衆唱首
望慈月者誰不清涼傳百億明燈照四維上下塵沙之
數皆趨佛乘二州以貪法之心移牒逾月均吾喜捨成
汝堅牢無非道場還至七十處天寶十一載十一月十一
日中夜坐滅嗚呼菩提位中六十一夏父母之生八十
五年赴哀位者可思量一否至有浮江而奠望寺而哭十
里花雨四天香雲幡幢蓋網光蔽日月以其月二十一
日四衆等號捧全身建一搭于黃鶴山西原像法也州伯
邑宰執喪師之禮率由哀慕江湖震悼曩於寺內移居
高松互偃涅槃之夕松

祇憐動天地悔冥及發引以登原風雨如掃慈烏覆野靈
鶴徊翔有情無情德至地感初達摩祖師傳法三世至
慧大師信門人達者融大師居牛頭山得自然智信大
師就而證之且曰七佛始戒諸三昧門語有差別義無
差別群生根器各各不同惟最上乘攝而歸一涼風既
至百寶皆成汝能摠持吾亦隨喜由是無上覺路分為
此宗融大師講法則金蓮冬敷頓錫而靈泉湧溢東夷
西域得神足者赴會聽焉融授巖大師巖授方大師方
授持大師持授威大師凡七世矣真乘妙緣靈祥嘉應
僉具傳錄布於人世門人法鏡吳中上首是也門人法
欽徑山長老是也觀音普門文殊佛性惟二菩薩重光
道源門人法勵法海親奉微言感延霜露繕崇龕座開
構軒楹時惟海公求報師訓廬孔氏之墓起淨明之塔

世異人同玄然長慕僧端等蔭旃檀樹皆得身香菩薩
戒弟子故吏部侍郎齊幹故刑部尚書張均故江東採訪使潤州刺史劉日正故廣州都督梁昇卿故採訪人潤州刺史徐嶠故採訪使常州刺史劉同昇故潤州刺史韋昭理故給事中韓賞故御史中丞李丹故涇陽令萬齊融禮部員外郎崔令欽道流人望莫盛於此弟子嘗聞道於徑山猶樂正子春之於夫子也洗心瞻仰天漢彌高鏡公門人悟甚深者大理評事楊諳過去聖賢諸功德藏志之所至無不聞知魯文從告况乎傳信其文曰
濁金清鏡在爾銷鍊磨之瑩之功至乃見膏漬炷然光明外遍陽升律應草木皆變啓迪潛瞽惟吾大師息言成教捨法興悲辰極不動風波自移境由心寂道與人

隨杳然玄默湛入無餘性本非垢云何淨除身心冥寂大拯淪胥內光無盡萬境同如甘露正味瑠璃妙器遍施大千無同無異度未度者化周緣備道樹忽枯涅槃時至我無生戒隨世因緣吉祥殿上應化諸天寂寂靈塔滔滔逝川恒沙劫壞智月常圓

牛頭山第一祖融大師新塔記

劉禹錫

初摩訶迦葉授佛心印得其人而傳之至師子比丘凡二十五葉而達摩得焉東來中華華人奉之為第一祖又三傳至雙峯信公雙峯廣其道而歧之一為東山宗能秀寂其後也一為牛頭宗巖持威鶴林徑山其後也分慈氏之一支為如來之別子咸有祖稱粲然貫珠大師號法融姓韋氏延陵人少為儒博極群書既而歎曰此仁誼言耳吾志求出世間法遂入句曲依僧晃改逢

掖而緇之徒居是山冥坐石室以惠力感通故旱麓泉
涌以神功示現故皓雪蓮生巨蛇摧伏群鹿聽法貞觀
中雙峯過江望牛頭頓錫曰此山有道氣宜有得之者
乃來果與大師相遇性合神授至于無言同躋智地密
付真印揭立江左名聞九圍學徒百千如川歸海由其
門而為天人師者皆脉分焉顯慶二年報身示滅道在
後覺神依故山戒香不絕龕座未飾夫豈不思乎蓋神
其真數必有所待大和三年閩州牧浙江西道觀察使
檢校禮部尚書趙郡李公在鎮三閩百為大備尚理信
古儒玄交修始下令禁桑明貶佛以眩人者而干真實
相深達焉嘗謂大師像設中且從本教言自我啓因自我
成乃召立更藉我月入得緇錢二十萬俾秣陵令如符
經營之三月甲子新塔成爭嚴而工人盡藝誠達而山

神來護願力既從衆心歸重造白龍像大會諸大僧香
之蘊如見如聞即相生敬幽明同感尚書欲傳信于後
遠命愚志之夫上士解空而離相中士著空而嫉有不
因相何以視覺不向有何以悟無彼違真諦而得中道
者當知為而不有賢乎以不修為無為也

唐故章敬寺百巖禪師碑銘并序 權德輿

禪宗長老百巖大師之師曰大寂禪師傳佛語心法始
自達摩至于惠能能化行于南服流于天下大抵以五
蘊九識十八界皆空猶鏡之明也雖萬象畢呈而光性
無累心之虛也雖三際不住而覺觀湛然得於此者即
凡成聖不然則一塵瞥起六入膠固循環回復於生死
之中風濤火輪迷忘不息授受脗合大師得之一言宗
通深入無礙師諱懷暉姓謝氏東晉流寓今為泉州人

孩提秀發博究書術一旦慨然曰我之祖先今安在耶
四支百體視聽動用孰使之然耶濯然雨泣誓服緇得
志在楞伽行在曹溪得圓明清淨之不去妄想因緣之
習百八句義照其身心心離文字化無方所於是抵清
涼下幽都登祖來入太行所至之邦蒙被法味止于太
行百巖寺門人因以百巖號焉元和二年有詔徵至京
師宴座于章敬寺每歲必召入麟德殿講論後以疾固辭
十年十二月恬然示戒其年六十其夏三十五弟子智
朗忘操等以明年正月起塔于灞陵原凡一燈所傳一
雨所潤入法界者不可勝書著法師資傳一編自雞足
山大迦葉而下至于能工分論次詳實或問心要者云曰
心本清淨而無境者也北下遺境以會心非去垢以取淨
神妙獨立不與物俱能恆口斯者不為習氣生死幻蘊之

所累也故薦紳先生知道入理者多游焉嘗試言之以
中庸之自誠而明以盡出物之性以大易之寂然不動
感而遂通則方袍褒衣其極致一也嚮使師與孔聖同
時其顏生閔損之列歟釋尊在代其大惠網明之倫歟
至若從師受具之次第宰官大臣之尊信誕生入戒之
感異今皆不書其三十年前常聞道於大寂聿來京下
時款師言頃因哀傷以獲悟入則知煩惱不逮菩提雖
聚散於此生期會歸於彼岸銘曰
西方之教南宗之妙由興日並照百巖得之為大導師頓
若瑠璃結火燔性愛沈溺正癡冥奔命即心是佛即色
是空師之通乎無去無來無縛無解師之化乎揭茲靈
塔丹素周而示塵劫兮

漳州三平大師碑銘并序

王諷

得菩提一乘嗣達摩正統誌其修證俾人知方則有大
師法名義中俗姓楊氏為高陵人因父仕閩生於福唐
繇年十四宋州律師玄用剃髮二十七具刑先修三摩
鉢提後修奢摩他禪那大師幻悟法印不汨幻機日損
薰結玄超真觀先依百巖懷暉大師歷奉西堂百丈石
碧後依大顛大師寶曆初到漳州州有三平山因災難
住持敵為招提學人不遠荒服請法者常有三百餘人
示以實歸勉其知解說不以真空顯非密明門
區性實歸勉其知解說不以真空顯非密明門
推為性分知智無異於無異中以隨生所繫推為業智
以此演教證可知也大師一日疾背疽閉戶七日不通
問洎出疽已潰矣無何門人以母喪聞又閉戶七日不
食飲武宗皇帝簡併佛刹冠帶僧徒大師止於三平深
巖至宣宗皇帝稍復佛法有巡禮僧常肇惟建等二十

人刺史故太子鄭少師薰俾識其事旬歲內寺宇一新
因舊額標曰開元於戲知物不終完成之以禪教知像
不盡法約之以表微悔其用而不知其方本乎跡而不
知其常咸通十三年十一月六日宴坐示滅享年九十
三僧臘六十五諷自吏部侍郎以旁累謫守漳浦至止
二日訪之但和容瞪目久而無言微其意備得行止事
實相見無間然也問曰周易經歷三聖皆合天旨神道
注之者以至虛而善應則以道為稱以不思而玄覽則
以神為名達理者也經云隱而顯不言而喻不疾而速
不行而至後之通儒有何疑也異日又訪之適有刑獄
因語及師曰孝之至也無所不善有其跡乃匹夫之令
節法之至也莫得而私一其政則國之彝典其於適道
適權又如此言訖頷之不復更言今亡矣夫彊疑諸形

容因為銘曰
觀跡知證語默明焉觀證知教權實形焉體用如一曷
以言宣太素浩然吾師亦然觀其定容見其正性不閱
外塵朗然內淨智圓則神理通則聖師能得之隨順無
競吾之行止師何以知得性之分識時之機達心大師
邈不可追

揚州華林寺大悲禪師碑銘 并序 賈餗

有天地而萬物生焉形氣推遷行識相緣一受其形萬
化而未始有極沙界塵劫驅迷走妄浩乎若汨諸巨海
而無垠也偃乎若囚諸閹室而無曉也四蛇六賊攻其
內熱燄焦芽寓其質而昧者舉世猶竊竊然以彊力敏
智可大取所欲攘螳臂而戰蝸角其不勝也則憂悲恐
懼日以交馳曾未知夫牽於名而溺於惑者以形質之

相雖天地秋毫細大殊耳其有限一也以壽觀天雖萬
齡一瞬修促異耳其有限一也其必盡一也况大不及
天地而遠不至萬齡者又惡足以擬議哉此西方之聖
人所以懸覺照於無極也自大迦葉親承心印二十九
世傳菩提達摩始來中土代襲為祖泐別為宗故第六
祖曹溪惠能始與荆州神秀分南北之號曹溪既没其
嗣法者神會懷讓又析為二宗初師子比丘以遭罹大
難恐異端之學起故傳袈裟以為信迨曹溪凡十世而
其間增上慢者徇名迷實至決性命以圖之故每授受
之際如避仇敵及曹溪將老神會曰衣所以傳信也信
苟在法衣何有焉他日請秘于師之塔廟以熄心競傳
衣繇是遂絕師嗣法于神會大師者也上距大迦葉三
十六代皆以真空妙有覺性佛心默傳密付印可懸解

行之謂般若到之謂涅槃得之者變凡聖猶反掌失之者淪生死於浩劫不以心得不着佛求知佛性之在我亦無我而可證洞然與虛空爲體無起無滅包大千而不礙窮萬古而不老而神通自在顯晦無跡陶冶萬有未時生心然後爲得也其教之大畧如此師諱靈坦代宗皇帝錫號曰大悲姓武氏蓋則天太后之族孫也父宣官至洛陽令師生而神雋七歲舉童子及第年二十歷太子通事舍人逸群高步脫落羈束雖在軒冕之中泊如也及隨父至洛陽聞荷擇寺有神會大師即決然蟬蛻萬緣誓究心法父知其志不可奪亦壯而許之凡操筆服勤於師之門庭者八九年而玄關秘鑰罔不洞解一旦密巫囑付莫有知者後十五日而荷澤被遷於弋陽臨行謂門人曰吾大法弗墜矣遂東西南北夫亦

何但時天寶十二載也師既佩真訣遊無定所以爲非博通不足以圓證故閱大藏於廬江浮查寺非廣問不足具足故叅了義於上都忠禪師繇是名稱高遠之下瞻企將東晉道固請出關天子降錫名之詔以顯其德時大曆八年也既周流江表四十餘載或山而栖或邑而遊鏡懸於空萬象俱納蚩蚩橫目所至成市癡愛貪欲榛荒心路以大无畏廓而闢之元和三年故丞相趙公之爲揚州始虛州之華林精舍以邀止焉初師之東遊也以世道交喪其日固久將息言向晦與物相遺恍惚之間若有以傳燈之契來授者且印指於頭曰以是爲信厥後每將演導則指跡如丹若乃制毒龍於金山柔猛虎於定山在江陰則神龜靈蛇之感現在江都則山鬼城神之懼伏皆顯仁藏用以示慈力斯衆目之

所覩故畧不盡書而惑者以為怪迂之說不可為訓是
朱聞菩薩大士遊乎不思議解脫者無心於物而物自
交應者乎住華林九年年一百有八歷僧夏八十有八
以元和十年秋九月八日返真於其寺明年建塔於
州之西原門人遍于天下荷其教者惟上都西明寺全
證證以自達摩以來皆有論議而師之樂石未刻謂余
能盡知其道寶曆元年駐錫于毗陵持其教宗與師之
行事願得文而建諸塔廟余因採其昭昭可述者載于
碑時丞相太原公揔戎淮南之三年也其銘曰
茫茫萬有兮生死同纏業曰出振海兮識浪滔天覺者云
誰兮有西方之大仙慈悲庶與大兮妙力無邊八萬度門
兮異本同源文字言說兮四曰非蹄筌惟心法皎皎兮如
月斯懸惟大迦葉兮首得之傳代代繩繩兮燈不絕燃

迄于荷澤兮師又嗣焉法存形謝兮諸祖其然門人思
慕兮塔彼西原將祈不朽兮余可無言

洪州開元寺石門道一禪師塔碑銘并序

權德輿

鍾陵之西曰海昏海昏南鄙有石門山禪宗大師馬氏
塔廟之所在也門弟子以德輿嘗游大師之藩俾文言
而揭之曰三如來身以大慈為之本六波羅蜜以般若
為之鍵非上德宿殖者惡乎至哉大師諱道一代居德
陽生有異表幼無兒戲疑如山立湛如川滄舌廣長以
覆準足文理而成字全德法器自天授之嘗以為九流
六學不足經慮局然理世之具豈資出世之方唯度門
正覺為上智宅心之域耳初落髮於資中進具於巴西
後聞衡嶽有讓禪師者傳教於曹溪六祖真心超詣是

謂頓門跋履造請一言懸解始類類于如愚以知十俄
比淨名默然於不一以法惟無住化亦隨方嘗禪誦於
撫之西裏山又南至于唐之龔公山攬搏者馴悍戾者
仁瞻其儀相自用丕變制史今河南尹裴公久於稟奉
多所信嚮用此定惠發其明誠大曆中尚書路英公之
為連帥也舟車旁午請居理所貞元元年成紀李公以
侍極司憲臨長是邦勤護法之誠承最後之說大抵去
三以就一捨權以趣實示不遷不染之性無差別次第
之門嘗曰佛不遠以卿而證法無所攝編覺知其
而金剛醍醐正在方寸於是解其結發其覆如利刃之
破胃索甘露之洒稠林隨其義味快得善利者可勝道
哉化緣既周跋履盡時貞元四年二月庚辰春秋八
十夏臘六十前此以石門清曠之境為宴默終焉之地

忽謂入室弟子曰吾至二月嘗遂爾其識之及是委之
如合符節當夾鍾發生之候協拘尸薪火之期緇素
艾失聲望路渡涸流而法雨滂灑及山門而天香紛霽
之感之際昧者不知沙門惠海智藏鎬英志賢智通道
悟懷暉惟寬智廣崇泰惠雲筭躰服其勞心通其教以
為吾師真性湛然與虛空俱唯是躰魄化為舍利則西
方之故事傳焉不可已也乃空巖巖其徒從荼毗之法珠
圓玉絜煜燿盈升建茲嚴事無心所瞻仰至七年而功用
成竭誠信故緩也德輿往因結首粗獲擊蒙雖飛鳥在
空莫知近遠而法雲覆物已披清涼今茲銘表之事敢
拒衆多之請銘曰
達摩心法南為曹溪頓門魏魏振拔沈泥禪師弘之俾
民不迷九江西部為一都會亦既矣止玄津橫霽慈哀

攝護為大法礪五濁六觸翳然相蒙直心道場決之則
通隨器受益各見其功真性無方妙道不竭顧茲夢幻
亦有生滅微言密用煥炳昭晰過去諸佛有修多羅心
能悟之在一刹那何以寘哀茲萃堵波

無姓和尚碑銘并序

柳宗元

維某年月日歟州大和尚終于聖安寺凡為僧若干年
年若干有名無姓世莫能知其閭里宗族所設施者有
問焉而告曰吾姓性也其源無初其胄無終承于釋師
以系道本吾無姓耶法劍云者我名也實且不有名惡
乎存吾有名耶性海吾鄉也法界吾宇也戒為之壩惠
為之戶以守則固以居則安吾閭里不具乎度門道品
其數無極菩薩大士其眾無涯吾與之戚而不吾異也
吾宗族不大乎其若可聞者如此而止讀法華金剛般

若經數逾千萬或譏以有為曰吾未嘗作嗚呼佛道逾
遠異端競起唯天台大師為得其說和尚紹承本統以
順中道凡受教者不失其宗生物流動趣向混亂唯極
樂正路為得其歸和尚勤求端慤以成志願凡聽信者
不惑其道或譏以有迹曰吾未嘗行始居房州龍興寺
中徙居是州作道場于楞伽北峯不越閭者五十祀和
尚凡所嚴事皆世高德始出家事而依者曰卓然師居
南陽立山葬嶽州就受戒者曰道穎師居荊州弟子之
首曰懷遠師居長沙安國寺為南嶽戒法歲來侍師會
其終遂以某月日葬于卓然師塔東若干步銘曰
道本於一離為異門以性為姓乃歸其根無名而名師
教是尊假以示物非吾所存大鄉不居大族不親淵懿
內朗冲虛外仁聖有遺言是究是勤惟動惟默逝如鴻

雲交又益微世罕究陳爰有大智出其真門師以顯示
俾民惟新情動生變物由堙淪爰授樂國參于化源師
以誘導守俾民不昏道用不作神行無迹晦明俱如生死
借寂法付後學施之無斁葬從我師無忘真宅薦是昭
銘刻茲玄石

碑陰記

無姓和尚既居是山曰凡吾之求非在外也吾不動矣
弘農楊公炎自道州以宰相徵過焉以為宜居京師強
以行不可將以聞曰願聞歲乃往明年楊去相位竄謫
南海上終如其志趙郡李萼辨博人也為岳州盛氣欲
屈其道聞言服為弟子河東裴臧之舉族受教京兆尹
弘農楊公以其隱地為道場和川刺史張惟儉買西峯
廣其居凡以貨利委堂下者不可選紀受之亦無言將

終命其大弟子懷遠授以道妙終不告其姓或曰周人
也信州刺史李萼為之傳長以謝楚為行狀博陵崔行
儉為性守一篇凡以文辭道不尚功德者不可悉數弘
農公自餘抗命以行狀來懷遠師自長沙以傳來使余
為碑既書其辭又假其陰以記

唐文粹卷第六十四

唐文粹卷第六十五

碑十七摠二十首

吳興姚

鉉

纂

釋道

復京林寺碑

崔黯

唐鄂州永興縣重巖寺碑

舒元興

大雲寺禪院碑

李邕

宣州新興寺碑

盧肇

蘇州重玄寺法華院石壁經之碑

白居易

唐天下放生池碑 乞御書碑額表

顏真卿

御書批荅 唐茅山寶歷崇元聖祖院碑

賈餗

連州靜福山廖先生碑

蔣防

京師至德觀法主孟法師碑

岑文本

唐昇玄劉先生碑

馮宿

復東林寺碑銘并序

崔黯

佛之心以空化執智化也以福利化欲仁化也以緣業
化妄術化也以地獄化愚劫化也故中下之人聞其說
利而畏之所謂救溺以手救火以水其於生人恩亦弘
矣然用其法不用其心以至於甚則失其道盡於物失
其道者迷其徒盡於物者覆其宗皆非佛之以手以水
之意也為國者取其有益於人去其盡物之病則通矣
唐有天下十四帝視其甚理而汰之而持事之臣不
以歸元返本以結人心其道甚繁幾為一致今天子取
其益生人稍復其教通而流之以濟中下於是江州奉
例詔余時為刺史前訪茲地松門千樹嵐光熏天蜩嘒
響湍鳴松籟泠然可別愛而不翦利以時往耕廢時蠟
燭所至是即喜而復之民物之困不可橫賦得舊僧正

門能復東林乎曰能即斷其以愛往而勉之又命言釋
其徒得二十九以隸其下皆心止土力完臂股相用言則
隨才賦事分命告復所至響應下度江之木鳩食訪工
陶土冶鐵匠成於心抄規於手日而不笠雨而不履屨
誰煮湯優犒執執若殿若廂若門之三若闕之左右為
塔若講若食若客之館若庫為樓若厨激飛泉而注於
鴈鎔之間若梁蜺於武若亭臨於白蓮若僧之房若聖
之室若突踰勝若却居幽奇可不尋雅不出位則為間
三百一十三為架一千八百七十六為楹為梁為棟為
棟為牖為闔為屋之事數為級墼為蓋屏凡役工合六
十五萬三百二十，細緼端明嚴若有主大中六年二
月十四日言命以圖及其備錄訪余為其刻石之文且
曰自遠公至今若干歲而傳法之地滅矣賴君復之君

宜主書其事余則曰復之者上也主其事而書之於言
公不詞余嘗觀晉史見惠遠之事及得其書其辯若注
其言若鋒足以見其當時取今之所謂遠師者也吾聞
嶺南之山峻而不山嶺北之山山而不秀而廬山為山
山與秀兩有之五老窺湖懸泉墜天杭香藥靈鳥閑獸
善煙嵐之中况有絳節白鶴使人觀之而不能迴眸也
且金陵六代代促時薄臣以功危主以疑慘潯陽為四
方之中有江山之美惠遠豈非得計於此心視於時風
邪然驚者搏羶襲者拘素前入不暇自歎者多則遠師
固為賢矣是山也以遠師更清遠師也以是山更名賜
佛之法如以曹溪以天台為號者不可一二故寺以山
山以遠三相挾而為天下具美矣今言師愍佛之法推
遠之心修廢之勤任其事不宰其功讓功於義明義明

曰余何能言之績也讓功於建省建省曰其何能言之
力也讓功於鏡暘以緡物元諫以衆材清持以播殖景
仁以化施皆曰其何能言之方也非言不顯義非義不
顯言推與讓至於是而不宏大敏固始終一致者未之
有也移之於邦國之理何故不成哉銘曰
萬竅怒號群波猛起刑戮不加仁義莫止有得佛心則
滅諸熾惠以徃生性以悟理山增惠臺鑑闢妄軌根深
則定葉茂則死可用理人不獨養已峨峨匡峯矯矯惠
子梁以崇山津以江水不騫不竭吾道曷已上復其道
吾以塞詔惟師之言勤以克肖四五年來休功再紹推
能與類類以言妙不曰良能歟臻此要山川不改舊物
復新誠汝其徒誕將又淪

唐鄂州永興縣重巖寺碑銘并序

舒元興

官寺有九而鴻臚其一取其官而往來也臚者傳也傳
異方之賓禮儀與其謂信也也者府署之別號也古者開
其府署其官將以禮待異域賓客之地竺乾之教蓋西
土絕徼者也自漢氏夢有人如金色之降其流來東吾
之鴻臚待西賓一支特異於三方厥後斯來委於吾土
吾人仰之如神明焉伏之如風旱焉至有思覲厥貌若
眇然如見者則取其書按其二云云之文鎔金琢玉刻木
扶土運毫合色而彊擬其形容構厦而貯之猶波之委
於瀆瀆之注於溟晝夜何曾知停息之時其如是非官
寺之一而能谷焉故釋寺之作由官也其非九而能拘
也其制度非臺門旅樹而能無印也故十族之鄉百家之
同必有浮園為其粉黛國朝公近古而有加焉亦容雜
而來者有摩尼馬大秦馬
寺不足當吾釋寺一小邑也
神馬合三夷人之

教能蹴踏中土而內視諸夷也一及其繁也學徒如林金
貝如山故文昌宮祠肇局而司之東西都命貴人分階
而使之商其略猶天文隸於河漢而莫之極也作名無
以別之乃隨事而出焉有見天地符祥而稱之者有取
山川秀絕而號之者語其額而名可知也重崑之作蓋
山川秀絕之地統江夏之永興寶應元年秋七月自天
有命而升於文昌宮之春官籍考其地有重崑峽焉故
命寺乞此名以大曆十三年遷縣於長慶鄉寺亦與遷
貞元八年縣又遷之長樂深口寺亦隨動今之地直縣
之坎二百六十步有邑人葉灼者心存於金色人不待
布金而出其地以奉之輪廣二百畝右肘於熊耳左腋
於覆盆連岡伏其背深湖朝其嚮相有土勝盡在其上
有僧曰謙曰諷手開榛蕪置而立因竟遺其恨於後焉

長慶三年春三月上座僧良監以門器有公識為其徒
所推乃執柄結構主廢興為一任寺以利堅沙門與都
維那道援志力是俱物無橫議邑俗之倫以貨來資者
如官司驅馬至明年春二月早一周而新功成樹宇之
為殿者其間五扶土而為像者其形七帳之飾寶者如
殿間焉乃鑿門而三張翼而廊殿陰有北方挂金華天
神之宮東北有禪氏七代祖沙門棲心之室也凡一十
四曲突而能庖築堂而會食正庭而寬植木而陰湖山
叅差金碧相錯捨舟車而極甘心相者疑化成焉嗚呼
域外之教而入於域中如此而大耶人謂沙門之無才
吾不信也良鑿既以力之辛勤而就亦欲其事流之於
異時乃買武昌石琢磨為碑自永興錄其狀訴授於余
因據其狀而書之復紀以銘鈔曰

重品重品無峽無友釋宮斯闡卜矗星斗虹霓梁棟日
月戶牖金相凝凝煙水奔走雷飈箭雨溟濛不朽礫然
之石附地之厚刻其成功垂耀于後

大雲寺禪院碑銘并序

李邕

天也地也攝生之謂玄造日也月也容光之謂神功然
亭育之仁可幹終戒照明之力未熄昏霾故熱惱積薪
劫燒難鑠驚波巨海沃焦自淵獨有導師空王禪那宴
寂一念首安住之域加行證無為之階密教內修莊嚴
外度雙引相應並照兩忘然後生無生淨名不去照無
照了義能覺藝菩提之炬則積棘滌除揖般若之航則
橫流既濟湛四禮於中道超三有以上征精舍攸隣度
門斯盛其此之謂矣粵有寺之良背山之前臨有確師
禪房者武德八年邦守蕭公諱顓護法之所建也周目

環郭澄心際海亦既一味實無衆生夫憑其高宅其勝
曾近俗諦或乘法流且水出於冰凡作於聖雖曰醜地
猶是道場矧乃妙有孤標寶相靈變入我室觀我形者
哉施及貞觀歲有等觀禪師繼前心承後問分之則別
位二事合之則同列大空坐於斯竟於斯鳴戲四益風
驅百爲火滅棟宇崩落象設頽低先天中有慧藏禪師
間之斯行居而不住妙齡彊植勁節老成被甲律儀下
帷經藏方丈之室時歷十年簞瓢之食日常一食信爲
法本悟實如宗簡珠圓明紅蓮清淨剃髮結落亡境受
除生起了於身緣覺被於物是以興補舊塔建置尊容
彌陀當其陽菩薩侍其側四大海水慧眼啓明五須彌
山臺相崇絕有若稽義據實浴名討因都極樂之六郊
壽無量之景命借如昔者稱贊觀厥音聲克濟斯艱乃

復于遠則有階地超越心神通發弘願心得大勢用
皆所以濡火宅鞞輪投地者結業坐開入影者昔趣
以息粵若殫財竭力刻楠雕題積三四年模造化意寶
殿蔚以雲構金山煥其日臨豈徒然哉夫壯麗者將以
重威神儀形者將以攝歸止或離性解脫或見作隨緣
樂草寓其根莖雲雷感其方類即說非說若通不通惟
三獸之渡河庶一子之來學禪師以爲默則絕教言則
牽文苟心事於化人豈迹留於捨法會議斷石僉允圓
功豈來守是邦偶聞茲事依僧依佛何日忘之在家出
家惟其常矣頃者下檄湖海申明捕殺鱗羽咸若災疫
以寧救蟻雖尚於沙彌涸魚每憂於釋種祁寒則怨童
子何知率三省於短懷寄一塵於寶地別駕弘農楊公
守堅字越石本枝昂貴胄胤岳靈直道守公智印觀法

司馬琅邪王公元勗字固禮高闡襲吉皇士令名資位
升聞妙意融朗盛矣美矣左之右之時新羅通禪師五
力上乘一門深入利行攝俗德水浮天贊而演成恭而
有述其詞曰

覆燾之獎始生終戒昭回之明內昏外徹陰入不斷心
起難折靈海慾深洪鑪火熱倬彼大師超然正覺亡境
息想示法流渥絕生死岸破煩惱殼度門光啓住地玄
邈傳燈三葉分座一義象設儀形莊嚴地位有為不染
無相能離苟曰法乘莫非種智古者豐石抗之高山紀
事標柱銘勳列班廣茲妙有運彼方關則百伊昔粵吾
無間

宣州新興寺碑銘并序

盧肇

至哉邃古已來天之末錫正命者其惟帝唐乎聖祖神

宗光啓土宇垂億萬祀克承休嘉莫不以禮樂先兆人
以慈儉後天下仁居惠徃營魄離者而其施猶存揭鏡
厲深心迹泯者而厥功亦在大堂善救人常善救物非
至德誰能普行之故鬼神受祉黎元樂康寶祚延洪率
由此道也於是表大覺爲靈根與群生共有叩真空而
不壞惟聖者獨知非崇夫金輪氏之教則焉得窮理盡
性齊萬法於物我哉是以況善惡乎澆妄之泉擢枝莖
乎植性之囿常令學者崇飾精廬顯有堂皇亦如庠序
郡國分理必付元臣將俾群生罔不開悟且夫斯下秩
秩止在周邦靈宮彤彤唯居魯國曷有列刹映乎霄顯
飛甍麗乎陽光瞻彼玉毫儼然金地翬軒鷗眈岫聳雲
積徧于州都若斯之美歟若夫宣城新興寺者會昌四
年既毀大中二祀故相國太尉裴公之所立也公諱休

字公美河東聞喜人代濟文德洎公彌大擢進士甲科
登直言制首末三十由拾遺遷殿內鴻名偉望迭處清
雄入奉絲綸出省風俗拜春官則齊驅驥駢視民部則
克阜生齒至於調人王府貨出水衡洎陟台司亦勞厥
事凡三拜廉察五授節旌孫先生有愧知兵山巨源當
慙視吏撥路既長乎百辟刑門復平乎水土公降由辛
未歸以甲甲為唐碩臣作佛大士光珉顯竹此不復書
所至之邦必興修淨行大中二年拜宣城嘗與名緇會
難有設疑以試公者曰三界虛妄群生顛倒何有修行
能解纏縛孰為智慧何化凡愚胡為乎公之區區徒自
炫耳公曰嘻珠玉在擯啓之則見其珍聖賢有門行之
則踐其闕分塗而往唯善惡匪善惡如東西耳趣之不
已則至其所至馬在乎推心於不染馭馬於無途也如

是三界信真實群生非顛倒但學者不能窒慾壞貪遺
名去利弗捨有漏而思往無為耳然捨之自我取不由
人非用智惠解彼纏縛如此則了無一物以撓吾真也
他日門人有謂公曰敢問三思外之言未立人不知修行
不見因果畏陰隲者不為之。多介景福者不為之。少理
亂增損繫乎其時洎斯教也行乎諸華愚人畏罪損其
惡賢者望福增其善增之不已則至今當盡善矣損之
不已亦至今宜無惡矣何昏迷暴虐無咸於秦漢之前
福慧聰明不增於魏晉之後歸之者殊塗輻湊立之者
萬法雲興稽諸天不見其文求諸古莫有其法號為大
聖作天人師是宜使吾人盡升覺路不宜使蚩蚩庶類
由古迄今若斯之迷者也設使像法至今未行將盡墮
惡道為鬼為域乎夫法未始有今而有之希聖之徒可

存而知之也其由之之固庸非溺乎公笑謂之曰大昭
肇啓法不齊備聖人繼出代天爲工結繩畫卦質文茲
改一聖立一法生天道人事顯若符契夫燧人氏之烹
爲火也則天無火星無火食龜無火兆物無火災必
矣少昊氏之未理金也則天無金星無金用龜無金
兆物無金災必矣及聖人攻木出火鍛石取金於是乎
精芒主宰騰變上下則知世法時事隨聖而立佛聖人
也考精神之源窮性命之表作大方便護于群生群生
受之而不知蓋猶天道運行物以生茂皆謂自己孰知
其然也於是問者廓然自得佛味武宗時毀寺而宣之
新興故有崇基廣廈文甍雕甍爲土梗唯喬柯灌木
森聳澗壑祥煙翠靄交覆巖麓耳及宣宗詔許立寺宣
之四人相鼓以萬請先立之于宣郭公獨不許遂命必
萬上首元敬謂之曰吾聞之新田寺大歷初有禪師三
偉南宗之上七也與北宗昭禪師論大慧網明實相際
於此始作北山道場後有浩禪師作草堂于道場西北
其傍有深律師居之律師去世門人立塔院貞元中巨
偉之門人靈脰始請於太守合三院而爲寺彼皆智慧
傑出親登山跡今之立寺無以易此也議定郡東故有
妙覺寺寺毀而杉檜多大十圍一旦有二龍鬪谷中被
大樹三十二圍之皆殿宇之材也公歎曰將立寺而龍
拔巨樹一人其有意乎遂用之於是霜斤沐楹玉沙瑩礎
上下其響音中桑林不暮年而雲嶺四榮風搖寶鐸
擎六扇月照金鋪騰絕一派繚牆百雉繕修多羅爲攝
受置無蓋藏爲莊嚴竊幽邃輪奐行敞蓋江南之首
出也初奉詔誅僧三十人今其存者大半構殿立門有

軒有廡則律師元敬法華道延首其事編經立藏不遺
句偈則維摩從省禪門貞會著其功善集檀施備修房
廊學于三時旁窺六義則金剛清越服其勤而法華逐
言涅槃明則泊法林超愛皆以禪學為宗律師道隨宜
春入幼植淨行得泥凡妙旨一日以披文相質之事造
于新安余既許之道隨復言繼二十人者皆善脩持能
遺物累則有應玄友恭道幽入寶懷賁從儉惟恭文昉
師迴師宗思靜常政文暢弘暢契蒙景先法進惟勤志
弘玄操與前輩又為二十人矣而太尉所立有殿內十
佛有也藏院有上方石盆院又以俸錢入膏腴之野鳩
感香火定中之謀始于太尉太尉作之門人述之有作
有述誰曰不然乃為銘曰
奕奕新興敬亭南麓鉅構崇基嶺嶂曄煜伊昔既廢神

慈鬼盡洎將再營天人合福施有連龍其怒則觸助作
棟楹坊此巨木雨運風移騰川跨陸神怪戮力老幼同
心趺習飛貨龍鱗布金揭立赫率化成欽崑玉礎方文
花臺石尋日明香刹雲生寶林太尉裴公登其學者弘
以戒光甘露披灑示厥有為取彼難捨必有精靈扶持
大厦小儒刻石有慙史野未言歌之庶近風雅

蘇州重玄法寺法華院石壁經之碑 白居易

碑在石壁東次石壁在廣德法華院西南隅院在重玄
寺西若干步寺在蘇州城北若干里以華言唐文譯刻
釋氏經典自經品衆佛號以降字加金焉夫開士悟入
諸佛知見以了義度無邊以圓教垂無窮莫尊於妙法
蓮華經凡六萬九千五百五言證無生忍造不二門住
不可思議解脫莫極於維摩詰經凡二萬七千九十二

言攝四生九類入無餘涅槃實無得度者莫先於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凡五千二百八十七言壞罪集福淨一切惡道莫急於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凡三千二十言應念順願願生極樂土莫疾於阿彌陀經凡一千八百言用正見觀真相莫出於觀音普賢菩薩法行經凡六百九十九言詮自性認本覺莫深於實相法密經凡三千一百五言空法塵依佛智莫過於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凡二百五十八言是八種經日六十二部合一十一萬六千八百五十七言三乘之要百萬佛之祕藏盡矣是石壁積四重高三尋長十有五又厚尺有咫有石蓮敷覆其上下有石神固護其前後水火不能燒漂風日不能搖消所謂施無上法盡未來際者也唐長慶二年冬作大和三年春矢律德沙門清旦九成厥謀清海繼厥志

門弟子南容成之道則終之寺僧契元捨藝而書之

守居易施詞而讚之讚曰

佛涅槃後世界空虛惟是經典與衆生俱設有人書具葉上藏檀龕中非堅非久如蠟印空假使人刺血爲墨剥膚爲紙即壞即滅如筆畫水不若文石印蠟不若字金其功不朽其義其深故吾謂石經功德契如來付囑之心

有唐天下放生池一碑銘并序

顏真卿

皇唐七葉我乾元大聖光天文武孝感皇帝陛下以至聖之姿屬艱虞之運無以康一旅之衆當祿山強暴之初乾鞏勞謙勵精爲理推誠以而萬方胥悅剋已而天下歸仁恩信侔於四時英威遠於八表功庸格天地孝感通神明故得迴紇奚霫契丹大食盾蠻之屬扶服萬里

決命而爭先朔方河東平盧盛河西隴右塞西黔中嶺南
河南之師鳩鬪五年推鋒而効死推元惡如拉朽舉兩
京若拾遺慶緒遁逃已蒙赤族之戮思明跽伏行就沸
鼎之誅拯已墜之皇綱據再行安之宗社迎上皇於西蜀
申子道於中京一日三朝上明天子之孝問安視膳不
改家人之禮蒸蒸然翼翼然真皇帝之上儀誥誓所不
及已歷選內禪生人以來振古及隋未有如我皇帝者
也而猶嫗煦萬類憂勤四生乃以乾元二年太歲己亥
三月己丑端命左驍衛左副將史元琮中使張廷玉奉
明詔布德音始于洋州之興道泊山南劔南黔中荆南
嶺南江西浙江西諸道訖于昇州之江寧秦淮太平橋
臨江帶郭上下五里各置放生池凡八十一所蓋所以
宣皇明而廣慈愛也易不云乎信及豚魚書不云乎洎

鳥獸魚鼈咸若古之聰明智神武而不殺者非陛下
而誰昔殷湯克仁猶存一面之網漢武垂惠纔致銜珠
之吝雖流水救涸寶勝稱名蓋事止於當時尚介社於
終古豈我今日動者植者水居陸屠舉天下以為池壑
域中而蒙福乘陀羅尼加持之力竭煩惱海生死之津
揆之前古曾何髮髻微臣職忝方面生丁盛美受恩窳
深無以上報謹緣臯陶奚斯歌虞頌魯之義述天下放
生池碑銘一章雖不足雍容明聖萬分之一亦臣之精
懇也敢刻金石著其詞曰
明明皇帝臨下有赫至德光天乾元啓曠緯武戡亂經
文御曆孝感神明義形金石仁覆華夏恩加蠻貊道冠
巍巍威深兢兢遘茲多難克廣丕績慶緒致誅思明僻
易人道助順天道惡逆撲滅之期匪朝伊夕乘此寶祚

唐文六十五

十一

卷

永康宗拓業盛君親功崇列辟交禪之際粲然明白迴
映來今孤高往策去殺流惠好生立辟率土之濱臨江
是宅遂其生性庇爾鱗翻環海爲池周天布澤致茲忠
厚罔弗怡懌動植依仁飛沉受獲流水長者從稱徃昔
寶勝如來疇庸允格德力無競慈悲孔碩相時傳聞尚
賴弘益矧在遭遇其志敷錄真卿勒銘敢告凡百

乞御書題天下放生池碑額表

臣真卿言臣聞帝王之德莫大於生成臣子之心敢忘
於讚述臣去年冬任昇州刺史日屬左驍衛左郎將史
元琮中使張廷王等奉宣恩命於天下州縣臨江帶巒
各置放生池始于洋州興道迄于昇州江寧秦淮太平
橋凡八十一所恩霑動植澤及昆蟲發自皇心徧于天
下歷選列辟未之前聞海隅蒼生孰不欣喜臣時不揆

愚昧輒述天下放生池碑銘一章又以俵錢於當州採
石兼力拙自書蓋欲徇以天下元元知陛下有好生之德
因令微臣獲廣昔賢蓋頌之義遂縮寫一本附史元琮
奉進兼乞御書題額以光揚不朽緣前書點畫稍細恐
不堪經久臣今謹據石擘窠大書一本隨表奏進庶以
竭臣下悽悽之誠特乞至恩俯遂前請則天下幸甚豈
唯愚臣昔秦始皇暴雷之君李斯邪誦之臣猶刻金石
垂於後代魏文帝外禪之主鍾繇偏方之佐亦於繁昌
立表頌德况陛下以巍巍功業而無紀述則臣竊耻之
謹昧死以聞伏增戰越臣真卿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
罪謹言

御書批荅

勅朕以中孚及物亭育爲心凡在覆載之中畢登仁壽

之域四靈是畜一氣同和江漢爲地魚鼈咸若知慎微
盛典潤色大猷能以懿文用刊樂石體含飛動韻合鏗
鏘成不朽之立言紀好生之上德唱而必和自古有之
情發于中予嘉乃意所請依奏

大唐寶曆崇元聖祖院碑銘并序

賈鍊

唐寶曆二年歲直景午浙右連帥御史大夫贊皇公新
建聖祖院于大茅峯下崇元觀之前上直夫華陽洞之
南門集群仙之靈慶資聖壽於萬億本其經始實感周
先生出應昌運爲唐廣成薦瑞表祥武旌不朽於是恩
錫院額號曰寶曆崇元聖祖院玄門之盛耀動崑崙時
唐興二百有九載天子以神聖文武惟新景命德合乎
五千文之玄訓明繼乎十二聖之丕業以清靜源理化
以仁壽域生靈陶之以太和躋之於至順故自臨馭大

寶則申詔百辟旁延萬邦推誠備禮徵訪王道寤寐孜孜
致如恐不及夫明天子勤求于上必賢方伯感致於下
君臣一德而道德可興乃其年秋七月公以天子之命
齋戒虔懇果得周先生曰息元實元精之全德大道之
宗師也先生葆真抱一涵光吹萬天下聆其風者久矣
而遊襟曠迹冥寄希夷顯晦自我人莫能識夫玄珠非
謬詒可索至道惟精誠是致故累聖之所不能起而一
朝感契洪化蒸然來思且謂公曰昔廣成對理身之問
鴻蒙啓心養之說二者皇王之大本也今某亦將以斯
道上報吾君公於是澄心清神所以慶皇休而贊景福
遂與先生圖議選置玄宇相彼彤勝莫靈此峯昔梁朝
福鄉太子置道館二其亡壇廢井遺趾猶在乃鏹荒夷
險鬱起層構散俸錢以資其費擇幹吏以董其役暈飛

矢直不日而成像設崇嚴殿宇沉邃神仙儀衛左右森
列并按舊史氏得仲尼問禮閔尹請著書之像咸備于
前蓋將會通仙而肅百靈以求為國家齋醮之勝選也
况三茅精氣二許馨烈古來得道於是者代有其人
驗圖若可攀揖而繚垣之內有流泉嘉木滋飾幽潤地
靈境秀觸類增益懋此成績與山無窮永惟聖祖育德
乎太極之前顯靈於未形之表當是時也合散消息莫
可名象明而為日月動而為風雷播育而不測運行而
不殆君得之豈韋以挈天地臣得之傳說以相武丁吾
何為哉道本一貫及夫神化挺生含章炳靈象帝之先
資我疆名將寄言以顯玄樞錫羨以興皇業猶龍既見
萬物方觀是宜夫垂休儲祉長發其祥億萬斯慶集于
寶曆此崇元新院所以得時而啓也初公以上方崇嚮

道德計天下有道之士可以當是大選者惟周先生一
人而已故其招致之忠盡訪求之精實則先生不得不
出而公之誠節不得不伸既而聖情感愜萬國瞻賀
逢迎之優異禮貌之嚴顯自古尊師重道之盛無以加
也則真宗玄極至道之精不得不洞契乎上心播宣於
理術俾風流澤浸廣被八區嗚呼此先生所以出而不
疑亦所以示天下之可不致如已者當吾君之至理適
吾道之可言千載一期起乃時耳矧公以濟代全才合
乎休明樹風南藩績最天下前歲興建儒學而天降膏
露顯于廟庭俗變風移遂至於道今之輝崇真館闡奉
玄化上感睿旨下孚元元仁聲順氣流溢四境推是為
政大而伸之則致君經國之用可見矣又况封部之內
融汰之下徧識玄元之教俱為喂嚮之人顧難乎哉餽

謬列屬城獲詳事實又嘗以春秋屬詞為學故承命奮筆直而不文其銘曰

聖運光啓山川効靈黃帝為君起乃廣成崆峒至言今復行兮明明天子以道致理方伯虔誠先生戾止累聖莫致今茲起兮玄感既宣化流溥天公拜稽首天子萬年何以薦神御玄元兮闕宇崇崇聖祖尊容神而明之神應豐融華陽仙洞大茅峯兮金榜瑤壇仙術真官羽節凌風珠珮珊珊是醮是齋百福延兮名崇天錫境古地父下薦臣忠上資聖壽靈山萬歲績不朽兮

連州靜福山廖先生碑銘并序

蔣防

冲先生名也清虛先生字也本郡主簿西曹祭酒湘東王國常侍先生官也靜福山先生家也於戲先生之名王堂金簡之名矣先生之官詞林學府之官矣先生之

家紅霞丹景之家矣至若鶴骨松貌泉澗谷虛寓形人間天地無累與夫扶桑公陶隱居張天師遙為師友矣以梁大通三年家此山光大二年去此山春秋九十七門人邑子無以知其蹤但徘徊醮壇泣對香火而已長慶末余自尚書司封郎中知制誥翰林學士得罪出守臨汀尋改此郡揖先生至道登先生舊山捫蘿撥雲瞻仰不足稽首巖戶強為之銘曰

玄都丈人大道之師靜福先生從而學之仙書無文仙語無詞以心傳心天地不知猛虎我策長蛇我持放情逍遙今古為誰華表白鶴千年一歸不知先生此會何時瞻望雲路人間後期

京師至德觀法主孟法師碑銘并序岑文本
觀夫太陽始旦指奄崑其若馳巨川分流起渤澥而不

息是以至人無已先天地而御六氣列仙神化隘宇宙
而遺萬物與夫齊魯縉紳束名教於俄景漢魏豪傑徇
榮利於窮塗何異乎蜉蝣生於崇朝爭長於龜鶴秋毫
出於未非計大於崑閩者哉若迺岱山龍駕傳神丹之
祕訣秦都鳳祠流洞簫之妙響用能延頽年於昧公振
朽谷於玄廬白玉之簡祈西王而可值青雲之衣師東
陵而易襲豈非度世之寶術登遐之妙道焉法師俗姓
孟氏諱靜素江夏安陸人也其先徙里成仁繼跡於孔
墨冬筭表德齊聲於曾閔是以貽則當世錫類後昆軒
冕之盛既富於天爵賢明之質獨表於仙才固以軼仲
弓之齊葉邁陽元之餘慶者矣法師稟兩儀之靈和體
五常之休德崇蘭散馥掩蕭艾於芳春朗月揚暉蕩雲
霧於清夜盈天之寶出鄔郢而連城徑寸之珍入大梁

而照乘豈惟揚號異才馳聲益部曹稱孝行播羨上虞
而已哉幼而慕道超然拔俗志在芝桂譬芻豢於糠粃
心繫煙霞方綺羅於桎梏既而初筭云畢迨吉有興鸞
戚託繼世之援慈親割相離之情千金甫陳百兩將戒
法師凌霜之操必守節於玄冬匪石之誠誓捐生於白
刃素概難奪嘉禮遽寢乃脫屣通德之門絕景集靈之
館虔修經戒長甘蔬菲漱元氣於亭午思輕舉於中夜
若夫金簡玉字之餘論玄化道樞之妙旨三皇內文九
鼎丹法莫不究其條貫猶登山而小魯踐其戶庭若披
雲而見日允所謂天挺才明人宗摸措者已隋高祖文
皇帝聞風而悅徵赴京師亦既來儀居于至德之觀公
卿虛已士女翹心於是高視神州廣開衆妙懸明鏡於
講肆陳鴻鍾於靈壇著錄之侶升堂者比迹問道之客

及門者成群雖列星之仰天津衆山之宗地軸未足以
喻也我高祖以大聖締基功踰覆載皇上以欽明纂曆
道冠犧農崇三清以緯民懷九仙而濟俗天地交泰中
外和平法師維持科戒弘宣經典時歷夷險懷趙璧而
無玷年殊盛衰鼓吳濤而不竭跡均有待心叫無爲循
大小於天倪既齊椿菌忘壽夭於物化寧辨彭殤而靈
氣有感仙骨夙著金液方授駕白龍而不反玉棺遽掩
望青鳥之來翔以貞觀十二年七月十二日遺形而化
春秋九十有七顏色如生舉體柔弱斯蓋仙經所謂尸
解者也冕旒惜道門之梁壞縉紳悼人師之云亡固以
恩侔撤樂悲踰輟相有勅賜以賻禮資給葬事並加隆
馬弟子陳光等義結在三名高入室對衣履而增絕瞻
風雲而永慕思欲寄銘讀以叙思勒琬琰以紀德俾夫

成銀之室神變久而若存遺履之地靈蹟垂於不朽其

詞曰

西秦蕭響東陵聖迹霞段舉玉京雲開金液飛蕙先路句
芒奉璧形表丹青聲以金石玄風誰纂允屬賢明翟衣
絕志鶴御依情栖心七八道投蹟長生三山可陟九轉方
成靈化人間高翔羽昭白蜺擁蓋青蚪夾轂丹竈留煙
仙壇餘竹貽則終古永播蘭菊

大唐昇玄劉先生碑銘并序 馮宿

維皇王能自得師以臻至理維道德克輔於代且非常
名天啓聖唐運興我李於赫肇祖實惟玄元高宗振其
風於前明皇張其教於後十有三葉天子曰敬宗文武
大聖廣孝皇帝弘清靜之旨以浸天下闡無爲之宗以
凝海內寶曆二祀秋八月甲子躬法服御內殿北面執

弟子之禮受道于昇玄先生大矣哉斯所以貫三才籠
八極澤及中外仁加動植播中和贊恭默昌聖緒垂帝
則而已翌日下明詔加先生之號檢校光祿少卿自內
道場送歸于玄真之觀居命兩街之緇黃前馬夾路以
引以翼萬衆茶觀以爲崆峒之請瑤池之宴曾莫我若
先生姓劉氏諱從政生於河南緱氏家世奉道彰于前
朝而先生超然躋如角立秀出志學之歲辭親就師視
冠冕若桎梏顧聲名猶涕唾夫其洞達懸解知來藏往
體於虛而觀其妙守其樸而反於機由是採氣于三清
吸精于兩曜和光于萬有委蛇于重玄始事河內張君
通玄次師中岳邢君歸一二君之傳授真筌秘訣色授
神與而上至于東晉楊君凡十四世其實若關鍵之圖
鈎鑠之密莫得而窺至是而悉歸我焉宜其當玄門之

尊以師道自處先生棲于工二屋不啻一紀其後受請還
居都下又承詔至于京師凡隨躬行名出心隱故傳法
紫宸之後竟遂東還今上地而穆清之居緬汾水之想將
召舊德而咨要道吾師知之私於門人韓貞灌曰吾將
解去先告之期蓋大和四年十月某月林鍾其日癸亥其春
秋七十有八也嗚呼蘭薰道骨明以自迫鶴駕霓旌而難
駐貞灌與東夏弟子若干人及關中弟子葉守中等若
千人以爲吾師之不可舉操以者真氣粹容至如章施紀
述追琢琰琬使將來鑽之仰之而不忘宜在乎文憑文
以導心因心以成志謂宿嘗奉几杖熟遊牆藩俾爲銘
而揭焉且慰夫食霞遁俗者之懷煌煌二都各樹其一
其辭曰
內天外人葆和畜神道之宗兮乘颯駕效無象有物玄

之功兮我后敬皇灼其耿光慕崆峒兮吾師昇玄法於
自然繫喬松兮洪惟武文懿此正真紹先風兮金闕玉
堂靈符寶章闢中宮兮出自幽谷賓于黃屋翊九重兮
開陽闔陰忘形守心沃宸聰兮出日入月騰凌滅沒靡
不通兮脫俗遁代并包覆載皆可容兮控鶴轡龍倘佯
高空躡前蹤兮捐巧弃智絜誠去偽順至公兮戴君奉
親後已先人福乃鍾兮洛都應召京邑承詔隨西東兮
泊然泉渟油然雲行恣所從兮從之在勤道將自親滋
益恭兮爲而不殆績用斯倍吉以逢兮法施經流通冥
達幽播無窮兮功滿行圓解形默然示有終兮谷神不
死蟬蛻而已何哀恫兮鳩血誠而圖石刻者伊貞灌與
守中兮

唐文粹卷第六十五

唐文粹卷第六十六

銘甲摠一十首

吳興姚

鉉

纂

名跡

塗山銘

柳宗元

仙掌銘

楊孤及

古函谷關銘

虎牢關銘

賈至

棧道銘

歐陽詹

仙都山銘

張鷟

磻谿銘

梁肅

胥山銘

盧元輔

天門山銘

李白

滎陽東嶺洞谷銘

元結

塗山銘并序

柳宗元

維夏后氏建大功定大位立大政勤勞萬邦和寧四極
威懷九有儀刑後王當乎洪荒方割災被下土自壺口
而導百川大功建焉虞帝耄期順承天曆自南河而受
四海大位定焉萬國既同宣省風教自塗山而會諸侯
大政立焉功莫崇乎禦大災乃錫玄圭以承帝命位莫

崇乎執大象乃輯五瑞以達皇極政莫先乎齊大統乃
朝玉帛以混經制是所以承唐虞之後垂子孫之丕業
立商周之前樹帝王之洪範者也嗚呼天地之道尚德
而右功帝王之政崇德而賞功故堯舜至德而位不及
嗣湯武大功而祚延于世有夏德配於二聖而唐虞讓
功焉功冠於二代而商周讓德焉宜乎立極垂統貽于
後裔當位作聖著為世準則塗山者功之所由定德之
所由濟政之所由立有天下者宜取於此追惟大號既
發華蓋既狩方岳列位奔走來同山川守臣莫敢違寧
羽旌四合衣裳咸會虔恭就列俯儀聽命然後示之以
禮樂和氣周洽申之以德刑天威振耀制立謨訓宜在
長久厥後啓征有扈而夏德始衰羿距太康而帝業不
守皇祖之訓不由也人亡政墜卒就陵替向後繼代守

文之君又能紹其功德脩其政統卑宮室惡衣服拜昌
言平均賦入制定朝會則諸佞伏常至而天命不去矣茲
山之會安得獨光於後歟是以周穆遐追遺法復會於
是山擊垂天下亦紹前軌用此道也故余為之銘庶後
代朝諸侯制天下者仰則於此其辭曰

惟禹體道功厚德茂會朝侯衛統一憲度省方宣教化
制殊類咸會壇位承奉儀矩禮具樂備德容既孚乃舉
明刑以弼聖謨則戮防風遺骨專車克威克明疇敢以
渝宣昭黎獻底定寰區傳祚後胤丕承帝圖塗山巖巖
界彼東國惟禹之德配天無極即山刊碑貽後作則

仙掌銘并序

獨孤及

陰陽開闔元氣變化泄為百川凝為崇山山川之作與
天地並疑有真宰而未知尸其功者有若巨靈顛負攘

臂其間左排首陽右拓太華絕地軸使中裂坼山脊爲
兩道然後導河而東俾無有害留此巨跡于峯之巔後
代揭厲於玄蹤者聆其風而駭之或謂詭詭不經存而
不議及以爲學者揔其一域則惑於餘方曾不知創宇
宙作萬象月而日之星而辰之使輪轉環遠箭馳風疾
可駭於俗有甚於此者徒觀其陰騭無朕未嘗駭焉而
巨靈特以有跡駭世世果惑矣天地有官陰陽有藏鍛
鍊六氣作爲萬形形有不遂其性氣有不達於物則造
物者取元精之和合而散之財而成之如埏埴鑪錘之
爲瓶爲缶爲鈞爲棘規者矩者大者細者然則黃河華
嶽之在六合猶陶冶之有瓶缶鈞棘也巨靈之作於自
然蓋萬化之一工也天機冥動而聖功啓元精密感而
外物應故有無跡之跡介于石焉可以見神行無方妙

用不測彼管窺者方循跡而求之揣其所至於巨細之
境則道斯遠矣夫以手執大象力持化權指搗太極蹴
蹋顯氣立于無間行乎無窮則據長河如措盃擘太華
若破塊不足駭也世人才以禹鑿龍門而導西河爲神
祇可不謂大矣乎哉我靈掌纖指如畫隱麟磅薄上揮
太清遠而視之如欲捫青天而掬皓露攀扶桑而捧白
日不去不來若飛若動非至神曷以生此唐興百三十
有八載余尉于華陰華人以爲紀嶢嶷勒之果頌嶧山
銘燕然舊典也玄聖巨跡豈帝者巡省伐國之不若歟
其占之闕文以俟知言歟仰之嘆之斐然琢石爲志其
詞曰

天作高山設險西方至精未分川壅而傷帝命巨靈經
啓地脉乃眷斯顧高掌遠跼若如剖竹驩若裂帛川開

山破天動地坼黃河太華自此而闢神返虛極跡掛石
壁跡豈我名神非我靈變化翕忽希夷杳冥道本不生
化亦無形天何言哉山川以寧斷鼇補天世未覩焉夸
娥愚公莫知其蹤屹彼靈堂懸諸龍從介二大都亭亭
高聳霞施煙噴雲抱花捧百神依憑萬峯朝拱長於上
古以閱群動下視衆山蟬蛸蟻螻彼邦人士永揖遺烈
瞻之在前如揭日月三川古有竭此掌不滅

古函谷關銘并序

王者建邦經野觀象立極於是重門擊柝以待暴客
故封畧土宇守在關塞山川丘陵爲之城池天作峭函
俾屏京室崇山迴合連岡聚倚長河屈盤萬里來東崖
奔嶺蹙谷抱谿關崖起重險爲秦東門截函夏於閩闕
鑠天府於戶牖外阨八州之咽喉故百二形焉內擁六

合之輿區故霸王出焉當其中原駭戰國起羸六
建錐山東擇肉宇內持戟百萬連衡此關是時也開門
而九國師道振策而二周鼎入奄有大寶遂吞中區洎
江返秦壁天祐漢祚高皇帝提劍而起以遏亂畧斬白
帝繼降王舉漢中平咸陽廓金城以建都活萬姓以三
章取威定功此馬是保粵若詢事國謀聆風仙錄則真
氣靈蹤起乎其中柱史一去流沙萬里留玉函於舊宅
傳寶圖於本枝豈上帝乃眷興王是感不然何錫羨開
國如此其大歲在大火余適下陽傳驂塞門憑覽舊國
襟帶如故世道不留秦餘空山漢遺茂草恐復舟失於
壑岸化爲谷萬載之後昧者不知乃刻頌此石以示來
裔其辭曰

天地雷雨英雄交爭設險守國作藩于京姓易時移山

空塞平千秋陵谷想見精靈仙駕長往雄圖杳冥予以
志之勒銘巖高

虎牢關銘并序

賈至

天地定位山川據其極王侯設險固守擁其要振之以
五嶽維嵩萃焉迫之以四瀆洪河入焉宜其咽喉九州
閩域中夏贊經綸之攻拒却攬搶之凌暴若乃金火代
變山河分裂脇從力爭義散約解時則漢祖守之以臨
山東坐清三齊疆楚躑躅而不進又夫隋氏失馭中原
版蕩封豕苻食龍戰玄黃時則太不據之以拒河朔克
擒醜夏偽鄭袒縛而請命於戲自同室微弱虎狼并吞
盛衰千祀正閏更王而政和民安一統長久漢氏昭於
前載我唐光於茲日其創業之玉趾戡定功業成在斯地
意者天開險固為霸王之器乎聖作功業知宵冥之意

不然何玄期時事影響之若此也又聞諸鄭志曰制
巖邑也虢叔死焉而唐漢紹興得非山靈河神正直是
輔乃知不獨恃險而顛沛者在於涼德歟天寶七載至
自宋都西經洛陽馭鞍登茲懷古歎望蓋山河之壯麗
想威靈而咫尺慨然有懷敢獻頌曰

邈矣維嵩峻極于天磅礴崔嵬北照洪川嶽瀆會險感
圻封泉寔開虎牢作固伊瀍維茲唐率天設巨防攻在
坤下拒在離旁昏恃以滅聖憑而下崑崙豁呀孟門相
向伊昔漢祖戡秦統周勅敵相及此焉淹留終夷海春
遂割洪濤乘豐而東奄有九州隋氏敗績黎人艱阻帝
命太宗陳師鞠旅鐵騎傳傳雲旗之與擒夏克鄭在此
一舉日月永清昆蟲得所歲在戊子西京登茲祗聖肅
然憫亡懷其號叔反道復隍懼師項氏烹苛莫能守之

險易同途成敗異時德不在昂王孫布詞三苗不循
武怛悞逆失順獲古今同期申鑒勤銘庶警將來

棧道銘并序

歐陽詹

秦之坤蜀之艮連高夾深九州之險也陰谿窮谷萬仞
直下奔崖峭壁千里無土亘隔呀絕巉巖冥冥麋鹿無
蹤猿猴相望三代而往蹄足莫之能越秦雖有心蜀雖
有情五萬年間夏不相接且秦之與蜀也人一其性物
同所宜嗜欲無餘門教化無餘源可足見遷可親昵擘坼
地脉睽離物理豈造化之意乎天實以凝清而成地實凝
濁而形當其凝也如鎔金下鑄騰雲上浮空際有所不
關迴翔有所不合澄結既定竅缺生乎其中西南有漏
天天之竅缺也于斯有茲地地之竅缺也天地也者將
覆不盡含蓄萬靈可通必使而通也苟有可通

而未通則賢代其工而通之故有為舟以濟川為梯以
踰山惟茲地有川不可以舟涉有山不可以梯及魯有
智慮以全玄造立巨衡而舉追氏絕懸纜以下梓人
垂絕真鳥傍危岑擊積石以全力深半空於未用斜根
玉壘旁綴青泥截斷岸以虹矯繞翠屏而龍蹠堅勁膠
固雲橫砥平摠庸蜀之通途統岐雍之康莊都邑之能
步山川之無脛若水决防如鴻嚮陽南之北之躔武湯
湯躋我我以自若臨蒼蒼一而不懼繇是贄幣以遙達人
神以會同稽禮樂之短長且里威力之汗隆可王者王可
公者公而相吹以風或曰公琢之石長存可構之材無
窮易剝代盡斯道也未始有終嗚呼為上懷來在乎德
為下昭德在乎義德義之如今日則或人之言有孚其
反之則石雖存恐不為琢材雖多恐不為構想夫往昔

有時而有有時而無是用惕惕天下蚩蚩知聖賢創物
之意之人寡明德義固物之道之人稀敢陳兩端之要
銘諸斯道之左庶主德義者存今日之所履踵武湯湯
者荷古人之攸作銘曰

天覆地燾本亦同設大象難全或漏或缺損多益寡聖
賢代工彼雖有缺與無缺同惟北曰秦維南則蜀地缺
其間坤維不續斗起斷岸屹為兩區秦人路絕蜀火煙
孤天實不通賢斯有造鎖堅剡勁無蹊以道若川匪舟
若陸非車緣危轉虛步驟交如構雖在功存亦由德項
佛劉怒旋見以踏隋落我管自顛而植地非革勢材不
易林踏植之致惠然之心勿謂斯道不恒勿謂斯道可
久禮不以禮可有而無恭不以恭可無而有創之之意
如彼固之之理若茲彼知不易茲而易知勒銘道左其

同我思

仙都山銘

張鷟

仙都有山有山出萬山直上千尋入煙霞深圓如筭抽
高突雲陰標表下國權輿象帝日歟月歟萬有千歲東
西大鎮川澤四衛造化無言莫知徃制晴嵐依依宿霧
洞開鬢髯有像神仙下來顛氣氤氳靈鳥環迴永殊塵
雜不鼓纖埃絕頂霄嶠澄湖在上人罕戾止孰闕其狀
日燭雲披風飄液瀉如雨雨空微灑霑衣谷來松音潭
影曙暉徃徃鶴唳不知所歸唐垂百年玄宗體元響應
萬歲聲聞上天帝祚明德祠堂在焉求懷玄后功成此
地丹竈猶存龍昇萬里事列方誌道高青史無復仙容
空流谿水百越之內此山為大恍若壺中疑生象外直
而不倚高而不殆古徃今來獨立滄海

仙都山銘 卷之六

碯溪銘并序

梁肅

陰陽和而萬物生聖賢合而天下平和者時也合者運
 也在昔堯舜合禹抑洪水而天下平者四百年湯合伊
 尹革桀驚而天下平者六百年文武合大公一戎衣而
 天下平者八百年與夫風雨寒暑五行四時佐天生物
 一也天之數不可以不變時則有懷山襄陵浩浩滔天
 之災君之運不可以不極時則有作威殺戮毒痛四海
 之變變則通時則有四載之庸極則反時則有放伐之
 功於戲惟尚父鍾其運而遇其主躡其機而作其合者
 歟于後伯陽不顯仲尼旅人其不合者歟故曰君子得
 其時則大行不得其時則其時作碯溪銘曰
 至人無心與道出處處則土木出則雷雨惟殷道絕粵

有尚父爰宅于幽盤桓草莽天地闔闔陰陽運行明極
 而昏昏極而明遇主水濱謨泰八紘牧野桓桓一麾而
 平惟彼日月得天而光惟彼聖賢得時而彰獨夫昏迷
 我乃豹藏文武作周我乃鷹揚故曰大道無體大人無
 方運用變通至虛而常作銘碯溪今古茫茫

胥山銘并序

盧元輔

元和十年冬十月朝散大夫使持節杭州諸軍事杭州
 刺史上柱國盧元輔視事三歲塵天子書上畏群靈下
 懃蒸人乃啓忠祠銘而序曰維唐敷祀典于天下廢淫
 置明資父事君罔有不舉寢廟既設我命厥新有周行
 人伍公字子胥陪吳之職得死直言國人求忠者之屍
 禱水星之舍將瞰鳩革遂臨浙江千五百年廟貌不改
 漢史遷曰胥山今云青山者繆也吁善父為孝記曰父

離不與共戴天諫君為忠經曰諸侯有諍臣不失國當
枕于宋鄭絕楚出疆在平為末官臣在奢為既壯子坎
壞伏節乞師於吳軍鼓丁寧五戰至郢先詰王建邦啓
土著以話言大后惟人人霍惟后成湯用為大義孔子
立為大經子胥修為大仇騷人賦為大怨咸令在上慢
惡不生則前戈鞭墓非倒行也後戈走昭非逆施也夫差
公王宰詔受賂二十年内越祀又顛太伯廟血將乾闔
閭劔光止夫公朝則宴馬入則諫焉孰謂矢毒孰謂刀
寒雖言屢出口而車甲已困於齊矣蟹稻已奪於歲矣
屬鏤之賜竟及其身鳴夷盛屍投于水濱憤悱鼓怒配
濤作神其神迄今一日再至來也海鷗群飛陽侯夾從
聲遠而近聲近而遠奮于吳拂于越夕于楚乃退於是
仲秋闕望枕人以旗鼓逐之笳蕭和之百城聚觀大耀

威靈卷沙墨裂地灰截若岸圻成坑迎潮氏格之如呂
梁丈人為靈戈威矛激浪百重渚塞不先跳檣揭舷再
飯之間絕其音聲蕩漭千里洪波砥平有滑有睛有鹹
有腥遙實乎下庭山海梯航鷄林扶桑交臂于外階金
狄在戶雷鼓在堂魏罇漢豆六代笙簧可謂奉天爵之
馨香香獲人神之盛禮佐皇震怒驅叱大邪萬里水清
人觀斗氣銘曰

武王鉞紂子胥鞭平為人為父十死一生矯矯伍負執
弓挾矢杖其寶劍以謁吳子稽首楚罪皆中紂理蒸報
子妻殲鉏直士赫赫王問實聽奇謨錫之金鼓以號以
誅黃旗大舉右廣皆朱戮墓非赭瞻昭乃烏後王嗣立
執書不泣顛越言潤宰詬讒輯步光欲飛姑蘇待執吾
則切諫抉眼不入投于河上自統波濤晝夜兩至懷沙

類騷洗滌南北簸蕩東西夷蠻卉服罔敢不來雖非命
祀不讓瀆齊帝帝三王代代明明表我忠哉

天門山銘

李白

梁山博望關高楚濱夾據洪荒寔為吳津兩坐錯落如
鯨張鱗惟海有若惟川有神牛渚怪物目圍車輪光射
島嶼氣凌星辰卷沙揚濤溺馬殺人國泰呈瑞時訛返
珍開則九江納錫閉則五岳飛壘一夫險之地無德匪親

涇陽果業寺開東嶺洞谷銘并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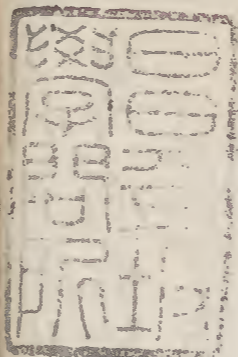
元傑

陰陽精氣結為山嶽者則為勝為異為奧為閎故萬嶺
交峙而嵩華辨其方群岳敷靈而瀛壺拔其類是知仙
居靈宅其必有黨乎鳴絃之北趾果業之東阜高不百
仞廣綿千畝層巖石室幽谷靈洞殊境異觀秀絕奇偉
雖瀑流之下鑪峯懸磴之跡峭丹嶠路遠莫覲余不知其

倫擬焉按寺記云昔有方士于是山鍊金變形羽服登
仙故石座丹竈至今存正而觀其東嶺削成石瑩如玉罔
巒峭竦巖壁重複捫藟而昇如造雲根縹渺嬋娟似霞
衣可攀真氣勝而塵累均五蓋破一而清機閑蕩然放懷
如羽翼之已生赤城之一可接噫境變志遷若符契之協
從也下臨長川澄波吐瀾煙霞夕收飛鳥不喧杳渺透
迤流注無間西直巨壑連嶂如屏外靄朝翠巖光晝清
篠蕩藏輝杉松下冥虛廓寂寥涵風有聲緣嶺未極劃
開洞門黛容崢嶸詭狀輪困疑伏龍怪鎮含煙雲又有
古木倒傍絕壁盤根網結掛絡空碧石崩崖傍傾後逕下
反羽人幽會此焉瑤席搏翠壁而古上軋崎嶇於紫氛
雙巖屹以中斷奔屏蹙而成室涵子精爽澄凝氣源信
列仙之攸居豈塵俗之所止哉嗚呼鶴駕一去鳳簫響

絕荆榛蔽路危磴敗戒跡留人境而舉世莫知地聯精
刹而群遊莫至吁可怪乎其晦藏也元和丙申歲秋八
月余以膠萑之困寓居精舍再從兄昭肅時假茲邑政
便於人務簡多暇與當寺僧知捷日深道原捷亦好古
饗竒之士也因語故實緬思羽客之玄風以為靈跡神
蹤精誠必復乃操刃持斧履險通幽梯絕棧而歷巉岩
排蒙籠而登香藹時更不稔而神居秘躅粲然皆睹嗟
乎芝田玄圃豈遠乎哉天之與人氣通則合客有顧咨
而諗予者或應之曰天之運否泰相濟故善利稱德有
下民昏墊人之道行藏有數故棘津蓬累時惟鷹揚靈
物必通道在斯著不然何荒阻千祀勃焉而興歟乃為
銘曰

勢狀竒林攢峯倚兮蟠工巖蟠下臨陰谷兮神以慄嵌巖
巖兮洞無極老松蕭瑟兮乃坐遠風興雲霏霏兮煙霧黑
懸巖排空兮色噴黛堅口振網絡兮層霄外披霓解帶兮
羽翼生下眺遙江兮入圭月霽世道紛綸兮何足謂朝為
榮華兮夕顛顛不如幽公兮閱仙經真接浮丘兮整煙
轡我窺丹竈兮坐山腹衆小峯參差兮隱雲族鑿仙嶺兮
望瑤臺朝霞照海兮錦綺開信赤松之所昇降王喬之
所往來道或用晦兮靈物斯潛殷道未昌兮說築傳巖
紛予感此兮勒銘雲根山一既不朽兮與名長存



Faint, illegible text in seal script (shu) is visible on the right page, arranged in vertical columns. The text is significantly faded and difficult to decipher.

